

中国人为什么不爱说真话?

人人说过谎,这没什么不得了。人人面对的是一个不诚信的世界,这是大问题。鉴别泛滥的谎言,已成为中国人必备的生存技能。中国人为什么不爱说真话?缘于文化基因?教育方式?体制环境?生存需要?无论什么动机,说谎总是为了趋利避害。因为说谎,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但我们都不愿承认自己爱说谎,不好的东西就要捂住盖严,这样就可以当它不存在。可如果捂得太严,就可能发霉生虫。而杀虫的一个好办法,就是拿出来在阳光下曝晒。

《新周刊》

“中国人说谎话的最高境界,是把谎话说成真话——你撒的谎所有人都相信,它就是真话;或者,你撒的谎所有人都不相信,撒了等于没撒,它也是真话。

中国人说真话的最高境界,是把真话说成谎话——每个字都是真话,但真相截头截尾,真话变成谎言。这又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杂文选刊》有文章发表观点,认为中国的谎言文化滥觞于“讲价”。梁实秋也在《讲价》里写过善讲价者的犀利:他有政治家的脸皮,外交家的嘴巴,杀人的胆量,钓鱼的耐心,坚如铁石,韧似牛皮,只为战胜待价而沽的奸商。

讲价和谎言有共同的乐趣,在于“猜”:首先,都知道牌子上的价钱是假的,这是潜规则;然后,都明白自己有权知道实价,但非要猜得不亦乐乎,这是文化;最后,都坚决认为不讲价就买不到好东西,这是迷信——其实“讲价逻辑”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这和中国人看电视购物频道、读最新统计数据、听领导讲话的情景,是一致的。

中国人善猜。最含蓄的表达,也有最懂人情世故的听众去明白它的意思。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有个观点,说监狱里的罪犯识别谎言能力较高,是生存环境充满谎言磨练出来的。一个中国人能成为识别谎言的大师,也是同理——中国人早已熟习格式化的谎言(套话)、善意化的谎言(情话)、礼节性的谎

中国人说真话最高境界是把真话说成谎话

把真相截头截尾,真话也就成了谎言

言(鼓励话)和废话性的谎言(官话),谎言与反谎言是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博弈,正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

所以中国人最怕被人骗。中国曾有相亲节目和真人秀动用测谎仪,人气高涨,最后不得不被广电总局叫停;但人们对淘宝上自称可检验爱情的测谎仪依然热情不减,“民用微型测谎仪”卖到断市,正如真情实感一直缺货。

那么,最怕被骗的中国人,为什么又不爱说真话?

有段子道尽中国人的口是心非——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

在西方法庭上有一个“真话原则”:宣誓时必须保证所言是事实且为事实的全部。但中国人写文章,春秋笔法方算登峰造极;中国人讨生活,难得糊涂才是金玉良言。在我们的人生语法中,不说真话往往是恶习,是智慧,也是美德——兵家说兵不厌诈;儒家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在熟人社会,说谎要讲究

圈子。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信”字排最末。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有一个说法,中国人的家里人是最小的圈子,亲戚、熟人、同乡、同窗、同道、同种、同天下是越来越大的圈子——一旦稍有压力,仁义之心就一层一层向内收缩,成员自觉维护集团利益,共同造假互不揭发、同行之间传授造假技术、服从自己的小圈子、对局外人说谎,是道德也是情感圈子的潜规则。

中文的表达习惯也适合撒谎——中国的语言是艺术,欲拒还迎,欲扬先抑,要当状元先考八股,千年锤炼下来,中国的语言最懂得骗人。所以,西方人喜欢把观点写在文章段落第一句,但中国人喜欢把态度写在文章最后,未到最后,谁也不知道你的态度。

门口有保安,就是“管家式服务”;门口没有保安,就是“和谐的邻里关系”。中文胜在表达灵活,因此“非真话”也种类繁多——出发点善良的是成全,基本无害的是情趣,欺骗敌人的是智慧,讨别人开心的是礼仪,阳奉阴违的是手段,为大局着想的是高尚,自欺欺人的是阿Q精神。至于只有损人利己的,我们叫犯罪;损人不利己的,我们叫犯贱——在中国人看来,犯罪的和犯贱的,毋庸置疑才是真正的谎言。



当说到连自己都深信不疑时
假话就是真话

谎言的中国语
法,也是诚实的潜规则。被社会规范化的谎言其实是一种真话——说者口是心非,听者心知肚明,以致谎言与真话殊途同归——诚实成了一种反社会行为,谎言成了熟人社会的通行证。

»对话

吴思谈历史与谎言

他们生产谎言 我们伪装相信



吴思

先后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辑。著有《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等作品,引起广泛影响,被称为“潜规则概念之父”。

“说谎”能够降低统治成本,提高统治收益,能够形成对被统治者内心全面的约束。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历史制度,注定会出现大规模的谎言。

历史上有一种体制容易生产谎言

问: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我不知道“伪”能不能理解成“谎言”?

吴思:可以。或者是伪君子,或者是伪善,都行。

问:这就存在历史观的问题,什么样的历史是真实的?

吴思:事实就是,有一种体制特别容易生产谎言、制造谎言,而且制造谎言是合理、合算的。你看咱们历史上的这个体制:一个皇帝,下面一堆官僚,面对全部农民,农民信息渠道不通。打天下、坐江山的这个人,不管是秦始皇、朱元璋,还是刘邦,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坐江山?最高层的统治者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用赤裸裸的暴力,强制;一个是用说服力,德政。这两者还有不同的搭配比例。单凭着暴力坐江山,这个江山是很脆的,不容易长久,或者说长期收益不看好。于是就部分采用儒家的那种方式,说服、劝导,让你内心认可。

问:然后这又变成统治者的一

套谎言。

吴思:这就是一套理论。如果统治者真的遵循这个理论,它就不是谎言,至少谎言的成分不高。如果不遵循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说这是谎言。

谎言与人格分裂

问:生活在这样一个谎言体制里,我自己都有感觉,就是你的人格是分裂的。

吴思:分裂的可能是这样的:你必须说一些你不赞成的话,你又完全知道它是说谎,可是你还要说,这就形成了分裂。这样做,你必须处理说谎问题,把它合理化,找到那么一种内心的、精神上的策略。这是容易分裂的。还有一种状态:虽然要求说谎,但是我不说谎,我就说真话。到了那个必须说谎的领域,我不能说真话了,我就不吭气了。这也可以不分裂。我走到我力所能及的地方,然后我就站住不动。

问:你自己对待说真话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从不撒谎,尽量不撒谎,还是偶尔撒撒谎,还是怎样?

吴思:咱们得把这个局限在政治问题,就是国内政治观点,我就是说真话。说不了真话的,不说假话,就是这样。你要说平常,比如问你病好了没有,明明病着,别让爹娘着急,就说好了。这样所谓善意的谎言,是免不了的。

“人类最重要的演化机制就是沟通,为了融入团体,说谎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不说谎会死啊?我们经常这样质问人,但遗憾的是,答案是肯定的。说谎是人类生存机制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那部分,不说谎,人类就无法繁衍下去。

我们来看看谎言界的翘楚们都是谁。

费墨老师早在2003年就指出,手机是现代最糟糕的产物之一,“还是农业社会好呀!那个时候交通通信都不发达,上京赶考,几年不回,回来的时候,你说什么都是成立的”。实际上,手机并不能让人接近真相,相反,为了让手机帮助我们说谎,我们倒是动了不少脑筋。

最开始,不少人学会了在开机状态下拔掉电池来制造“不在服务区”的假象。后来,山寨手机开发出了可以自由进入“不在服务区”状态的功能,并且这一功能可以对随意号码进行指定。彩铃业务兴起的时候,供应商们发明了原样录制“不在服

不说谎会死啊?我们经常这样质问人

遗憾的是,答案是肯定的

务区”语音的彩铃,同样具有指定功能,被指定的号码打进来永远听到的是“不在服务区”,其实你的手机正在响,而他听到的是彩铃。

强大的山寨手机还开发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背景音功能,你可以在接电话的时候选择背景音,从医院的嘈杂道声到街上的车来车往声应有尽有,这样你就再也不用忙于解释为何你那边安安静静了。用过iPhone的人一定会对没有删除单个通话记录的功能大为苦恼,用过索爱手机的人则又对手机自动保留短信发送记录烦恼不已,这都是欧美设计师们完全不理解用户需要的结果。不过不要紧,好在现在都是智能手机的天下,大量的应用软件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帮你更好地圆谎。

QQ最伟大的发明是“隐身”功能,这样你就可以对不想说话的人视若无睹,而你用

MSN就只能一直“挺”在网上。当然,后来MSN终于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它增加了一个选项“显示为脱机”,光是这个名字就很耐人寻味。美国人认为:是的,我没有说谎,我只是让它“显示为脱机”。而中国人则完全是另一种逻辑:我这里根本不存在说谎这个概念,我是隐身的,你明白吗?

除了电子产品,我们还发明了些来说谎呢?

房地产业已经发明了一整套语言系统来为各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粉饰一新。每一个快速消费品的广告都在证明自己创造了某种流行,你不顺从就会被抛弃。日用化学品行业则不断地证明魔幻是可以成为现实的,不管你有多少鱼尾纹。电视业发明了剪辑、编排、情境、实景再现,即使是真人秀,也有可能让观众演员,眼泪、欢笑也有可能定量投放的。公关行业,则是拾遗补缺、从头至尾的忠实护卫。